



JLSLS

Journal of Language Situation and Language Service

JLSLS, Vol. 1, No. 1, 2025, pp.45-60.

Print ISSN: 3078-3755; Online ISSN: 3104-5065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sl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SLS.25.1.05](https://doi.org/10.64058/JLSLS.25.1.05)



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的困窘与提升 ——立足粤方言区几个农村的调研

罗咏琪（Luo Yongqi），黄玲玲（Huang Lingling），刘楚群（Liu Chuqun）

摘要：对粤方言区几个农村的调研显示，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使用率极低，普通话能力有限，学习普通话的意愿不强。农村老年人在普通话交际语境中有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一是隔代交流较为困难，二是媒体娱乐受到限制，三是独自就医面临不便，四是经济活动中有阻碍。提升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品质，既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推普活动，又要保留必要的方言服务项目。

关键词：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语言调查

作者简介：罗咏琪，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电邮：1624329146@qq.com。黄玲玲，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电邮：1054408765@qq.com。刘楚群，通讯作者，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社会语言学、国际中文教育，电邮：liuchuqun@sina.com。

Title: Linguistic Challenges and Enhancement Strategies for Rural Elderl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Cantonese-Speaking Villages

Abstract: A survey of several rural areas in the Cantonese-speaking region reveals that elderly villagers exhibit extremely low Mandarin proficiency, limited Mandarin competence, and minimal motivation to learn Mandarin. The rural elderly encounter notable difficulties in Mandarin-dominant communicative settings, including: (1) impediments in cross-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2) constrained engagement with media and leisure content, (3) challenges in accessing medical services unassisted, and (4) hindrances in economic participation. To enhance the linguistic quality of life for rural elderly populations, it is essential to implement targeted Mandarin promotion initiatives while preserving necessary dialect-based service provisions.

Keywords: elderly villagers; linguistic ecology; linguistic survey

Author Biography: **Luo Yongqi**, Master's candidate i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1624329146@qq.com. **Huang Lingling**, Doctoral student i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1054408765@qq.com. **Liu Chuqun**,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odern Chinese Grammar, Sociolinguistics,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E-mail: liuchuqun@sina.com.

在我国老龄化的发展过程中，农村的老龄化问题表现得尤为严重。因为农村除了人口的自然老化之外，在城市化突飞猛进过程中，大量农村年轻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农村人口中老年人占比明显提升，这也导致了农村老龄化比城市更加严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总人口约 14.12 亿，城镇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 15.82%，乡村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 23.81%；全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 13.50%，乡村达到了 17.72%。农村老年人整体上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其语言生活中面临的问题相对较多，加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又长年外出，农村老年人获得语言帮扶的机会整体偏少。关注农村老年人的语言生活状况，探究他们的语言困窘和问题，并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法，是未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重点内容。近年来学术界对老年人语言生活、语言能力、语言服务等问题高度关注，如，刘楚群（2023a; 2023b; 2024; 2025），王玲（2024），滕延江（2024），李艳（2024），张晓苏、屈哨兵（2024）等从多个角度展开过调查分析。本文以粤方言区几个乡村为例，依托田野调查的数据，对此展开相关分析，试图提出相关对策。

一、调查设计与调查对象

（一）调查范围、问卷设计与调查实施

调查范围：粤方言区广东省的清远、佛山、肇庆三个地级市的 6 个乡村，所有调查对象的母方言都是粤方言。相比于其他方言，粤方言的影响力更大，广东省电视台的不少频道直接用粤方言播报，方言节目从新闻到电视剧应有尽有，省内大部分地铁使用普通话、粤方言、英语轮番报站。尽管广府青少年对粤方言的使用频率和认同感下降，但老年人依然对粤方言有很高的使用频率和熟练程度，依然抱有很强的认同感。有研究发现，广东地区的老年人使用粤方言特色的语法项目最多，受到普通话和英语的冲击最小（单韵鸣，2020）。

问卷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所属地区、居住方式和日常活动。第二部分是调查内容，包括言语交际情况、普通话情况和语言困窘三个部分。言语交际情况包括他们日常聊天的对象和频率；普通话的情况包括他们的普通话水平和学习普通话的意愿；语言困窘包括代际交流、媒体娱乐、独自就医和经济活动这四个方面的情况。

调查时间从 2023 年 7 月持续到 2024 年 9 月。调查地点一般在受访人家中、集市、公园等。通过偶遇和滚雪球的方法寻找调查对象。由于考虑到农村老年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独立完成问卷

比较困难，调查采取结构式访谈和半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在正式调查之前，进行了预调查。

（二）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文总共调查了 220 位受访者，由于是一对一的结构式访谈，这 220 份问卷均是有效问卷，问卷调查有效率为 100%，其中有 100 位受访者的访谈过程有录音材料。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方式和日常活动五个方面。

第一，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具体数据见表 1。

表 1：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 (Table 1: Gender, Age, and Education Level of Survey Respondents)

名称	选项	人数(位)	百分比(%)
性别	男性	101	45.91
	女性	119	54.09
年龄	60-64 岁	60	27.27
	65-69 岁	31	14.09
	70-74 岁	53	24.09
	75-79 岁	34	15.45
	80 岁及以上	42	19.09
文化程度	没上过学	83	37.73
	小学	84	38.18
	初中	39	17.73
	高中/中专	14	6.36
合计		220	100.0

表 1 数据显示：从性别看，女性老人人数稍微多于男性老人，但总体上性别相对均衡；从年龄数据来看，60-64 岁年龄段人数分布最多，占比 27.27%，65-69 岁年龄段人数分布最少，占比 14.09%，总体来说，75 岁以下年龄段人数最多，约占 65%；从文化程度来看，没上过学和只上过小学的总共占了总人数的 75.91%，可以看出本文所调查的农村老年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第一，居住方式。调查居住方式是想了解农村老年人主要与谁生活在一起，以及居住方式对语言生活的影响。具体数据见下表 2：

表 2：调查对象的居住方式 (Table 2: Living Arrangements of Survey Respondents)

居住方式	人数	占比
与老伴生活	147	66.82%
与子女生活	125	56.82%
与未成年孙辈生活	122	55.45%
独居	18	8.18%

本项调查是多选题，只有“独居”与其他三项具有排他性，而“与老伴生活”“与子女生活”“与孙辈生活”这三个选题是可以同时选的，所以四项的百分比之和就大于 100%。由表 2 数据可知，受调查的农村老人人只有 56.82% 与子女生活在一起，剩下的 43.18% 农村老人或独居，或与老伴生活在一起，或者未成年孙辈生活在一起，属于空巢老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至少有 1.45 亿空巢老人，占老年总人口的 55.68%，其中乡村空巢老年人约 7150 万，占老年总人口的

59.5%（伍海霞，2023）。本次调查的广东三市的老年人空巢率略低于全国农村空巢率数据，因为广东珠三角以及周边地区是外来务工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出的规模数量会低于其它省份，因此空巢率低于全国水平。

第二，日常活动。农村老年人日常活动内容很多，做家务、种菜、做买卖、打零工、休闲等。下表 3 显示具体的数据。

表 3：调查对象的日常活动 (Table 3: Daily Activities of Survey Respondents)

日常活动	人数	占比
做点家务事	169	76.82%
种点小菜	96	43.64%
做点小买卖	83	37.73%
打点零工	12	5.45%
休闲娱乐	51	23.18%
其它	4	1.82%

农村老人的日常活动不是单一的，往往有多种活动，所以本题是多选题，因此各种活动的百分比之和就会大于 100%。从表 3 的数据可知，超过 76% 的农村老年人日常会操持家务，其中包括做饭、搞卫生、带孙子等等，这也是多数老年人日常的主要活动。有超过 43% 的农村老年人依然还有做农活的习惯，或种菜，或种田，或种竹笋、茶叶等经济作物，这些自种的青菜或作物以自家享用为主，多余的就会拿去市集售卖。还有超过 37% 的农村老年人会做些小生意，例如卖菜、开小卖部等。还有极少数老年人会做一些手工活或做点临时工。绝大多数农村老人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太多储蓄可以为他们的老年生活提供保障。对他们来说，老年生活除了依靠子女赡养之外，自己继续劳动是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庞丽华，2003）。另外，有超过 23% 的农村老年人平时会有娱乐活动，他们娱乐方式主要是在麻将馆、公园等地方打麻将、打牌等。

二、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状况

我国的普通话普及率已经达到了 80.72%（赵婀娜、吴月，2020），普通话已经成为民众最主要的交际工具。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的老年群体中，方言依然是主要的日常交际工具，粤方言区似乎表现更加明显。本部分呈现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以及对学习普通话的态度。

（一）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

1. 普通话基本听说能力

从“听”和“说”两方面调查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并探究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农村老年人普通话能力的影响。是否能听懂普通话分为“完全听得到”“听得懂大部分”“听得懂一点”“完全听不懂”四个等级，分别赋值 4 分、3 分、2 和 1 分；是否会说普通话分为“能说流利”“能说大概”“能说一点”“完全不会说”四个等级，分别赋值 4 分、3 分、2 和 1 分，供被调查老年人自评。得分越高表示听、说普通话的能力越强。下表 4 是具体的调查结果：

表 4: 农村老年人普通话听说能力

(Table 4: Listening and Speaking Proficiency in Mandarin among Rural Elderly Populations)

能听懂普通话的能力			会说普通话的能力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完全能听懂	35	15.9%	能说流利	6	2.7%
能听懂大部分	24	10.9%	能说大概	15	6.8%
能听懂少部分	47	21.4%	能说一点	51	23.2%
完全听不懂	114	51.8%	完全不会说	148	67.3%

由表 4 的数据可知, 农村老年人有近 51% 完全听不懂普通话, 能听懂大部分以上的只有 25% 左右; 完全不会说普通话的占 67%, 大概能说的占比不到 10%, 可见很多农村老年人听说普通话还是有一定困难。

根据赋值规则, 四个选项分别赋值 1 分、2 分、3 分、4 分, 分别对应着普通话听说能力的“非常差、比较差、较好、很好”, 得分越高表示普通话听说能力越强。本次调查的 220 位粤方言区农村老年人, 听懂普通话能力的平均得分为 1.91 分, 说普通话能力的平均得分为 1.45 分, 听说能力折中平均分为 1.68 分, 整体上处于比较差的水平。

普通话听说能力比较好的主要是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 下表 5 显示, 初中学历的人听普通话的得分均值为 2.77 分, 接近于较好的水平, 高中/中专学历的听普通话得分均值达到了 3 分, 达到了较好的水平。在说普通话的得分上, 初中及以上学历者也明显高于小学及以下学历者。文化程度对农村老年人的听、说普通话能力都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正相关性。

表 5: 老年人文化程度与普通话能力的相关性

(Table 5: Correlation Between Educational Level and Mandarin Proficiency Among the Elderly)

文化程度(平均值±标准差)					F	p
没上过学 (n=83)	小学 (n=84)	初中 (n=39)	高中/中专 (n=14)			
能听懂普通话	1.28±0.77	1.95±1.02	2.77±1.09	3.00±1.18	28.756	0.000**
会说普通话	1.12±0.45	1.40±0.62	2.03±0.90	2.07±1.00	21.316	0.000**

* p<0.05 ** p<0.01

2. 普通话能力影响因素

第一, 男性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显著强于女性。数据显示, 调查对象“能听懂普通话”的能力与“会说普通话”的能力存在性别上的明显差异, 整体看来男性在两方面都要强于女性。具体数据见表 6:

表 6：农村老年人普通话能力的性别相关性
(Table 6: Gender Correlation of Mandarin Proficiency Among Rural Elderly)

	性别(平均值±标准差)		F	p
	男(n=101)	女(n=119)		
能听懂普通话	2.42±1.18	1.48±0.87	45.800	0.000**
会说普通话	1.71±0.89	1.23±0.49	26.154	0.000**

* p<0.05 ** p<0.01

由表 6 的数据可知，性别对普通话的听、说能力都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相关性 ($P=0.000<0.01$)，男性老年人的普通话听、说能力都要显著强于女性。在“能听懂普通话”能力方面，男性的平均得分 (2.42 分) 明显高于女性的平均得分 (1.48)，但女性得分的内部差异 (标准差 0.87 分) 要小于男性得分的内部差异 (标准差 1.18 分)。在“会说普通话”能力方面，男性的平均得分 (1.71 分) 明显高于女性的平均得分 (1.23)，但女性得分的内部差异 (标准差 0.49 分) 要小于男性得分的内部差异 (标准差 0.89 分)。农村老年女性是老人人口中的弱势群体，其健康状况、经济状况以及社会地位相较于农村老年男性来说都处于相对劣势的状况，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更容易受到影响（魏强等 2020）。在过去经济贫困和资源匮乏的农村，更多的社会资源、教育资源、语言资源等都倾向于男性，导致今天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会存在性别差异。

第二，人生经历也影响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年轻时的人生经历对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能力有显著影响，如果年轻时外出过一段较长时间，或者与其他方言区的人共事过一段时间，有过使用普通话的经历，那么对普通话往往相对较为熟悉。下面是几位受访者的回答：

受访者 82 号（男性，67 岁）：我以前当过兵的，普通话能完全听懂，以前年轻就说的比较流利，现在就生硬了。

受访者 66 号（男性，81 岁）：会说普通话啊，以前跟那些湖南捞头（外地人的贬称）一起做水泥，就会讲了。

受访者 199 号（男性，79 岁）：我们这些乡下地方，老的个个都说白话的，没人说普通话的，说普通话会让人觉得很奇怪的，只有那些学生仔可能就会说。

上述 82 号、66 号两位受访的老年人都是年轻时候有过一段使用普通话的经历，所以能使用普通话，而 199 号受访老人一直在老家呆着，方言能满足他的基本生存需求，没有使用普通话的必要和环境，认为说普通话会“很奇怪”，显得格格不入，所以自然不会说普通话。

（二）农村老年人的普通话学习意愿和方式

1. 普通话学习意愿

调查显示，农村老年人学习普通话的意愿不是很强。被调查的 220 位农村老年人中，很希望学习普通话的只占 9.55%，比较希望学习普通话的也只有 11.82%，二者加起来也只占 20% 多一点；不希望学习普通话的达到 61.63%，无所谓的占 17.27%。在访谈过程中，不少老年人如此说：“都这么老了还学什么普通话啊？”“临老还学什么吹笛啊？”“黄泥都堆到腰间了”“一只脚踏进棺材了”“都快入翁了”“都快死了”如此等等。很明显，农村老年人不想学普通话的主要理由是“年纪太大，不想学习”，他们对自己临近生命终点的事实直言不讳。无法逆转的生命，所剩不多的时光，使得他们对包括普通话在内的新事物既无奈又抗拒，这应该是多数农村老年人的普遍心态。当然，也有部分农村老年人有比较积极的心态，认为如今“新时代、新世界”，学习普通话就是融入

这个新时代的方式，甚至有老年人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抛弃方言，只讲普通话，只有这样，人生的路才能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2. 普通话学习方式

关于农村老年人学习普通话的可行方式，我们在相关访谈的基础上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有 165 位老年人参与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如下表 7：

表 7：农村老年人学习普通话的方式 (Table 7: Mandarin Learning Methods of Rural Elderly)

学习普通话的方式	人数	响应率
看手机短视频	50	30.30%
看电视或者听收音机	24	14.55%
跟子女孙辈学习	28	16.97%
政府公益课	63	38.18%
汇总	165	100%

由上表 7 可知：选择政府公益课学习普通话的人数最多，占了 38%。这应该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方式，很多农村老年人都处于留守状态，平时家里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上这种公益课，能把老年人聚在一起说说话，有益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选择看手机短视频学习普通话的占比（达 30%）也算高，这也符合当今数字时代的特征，随着智能手机和各种资讯平台的普及，看手机短视频已经成为各年龄群体的重要休闲娱乐方式，也正因为如此，选择通过电视或收音机学普通话的就很少，不到 15%。选择跟子女孙辈学习普通话的也很少，不到 17%，这给基础教育领域参与农村推普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信息。目前，很多中小学积极参与农村推普活动，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小手拉大手”活动，通过中小学生教家里的爷爷奶奶说普通话，从本项调查来看，这种方式并不一定是老年人很乐意接受的理想方式。

三、农村老年人的日常交际情况

(一) 农村老年人的日常交际对象

农村老年人的日常交际对象主要是三类人，子女、孙辈和邻居朋友。我们调查了老年人与这三类人群日常聊天的频率。问卷设计四个选题，“交流很多”“交流比较多”“交流一般”“交流很少”，分别赋值 4 分、3 分、2 分和 1 分。调查结果显示：与子女聊天频率的均值为 2.08，与孙辈聊天频率的均值为 2.07，与邻居朋友的聊天频率均值为 3.13。农村老年人日常与子女、孙辈的聊天频率都属于“一般”的等级，而与邻居朋友的交流频率属于“比较多”的等级，总体看来，农村老年人日常主要交际对象是邻居朋友，而与晚辈亲人交流偏少。下面列举部分受访老年人的说法：

访谈问题一：您平时跟哪类人聊得最多？

受访者 90 号（男性，73 岁）：很多跟邻居朋友聊啊，一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公老太走在一起聊，一般都是老人家了，跟老人家聊的多，那些年轻的不认识你的都不跟你讲话的，一般都是六七十岁的就聊得来，跟年轻的聊不来，跟那些三四十岁的聊不来的。

受访者 123 号（女性，79 岁）：我也不知道怎么才叫聊得多，我平时就去市场那里打打牌的，去那里就跟他们聊的最多啦。

访谈问题二：您跟平时子女聊天多吗？

受访者 27 号（男性，60 岁）：哎呀，有什么好聊的，那些能怎么聊的？合适就聊，不合适就不聊。

受访者 58 号（女性，79 岁）：子女一人一处各住各的，聊天就一般般咯，他就住在清远，时不打个电话。

访谈问题三：您平时跟孙子孙女聊天多吗？

受访者 41 号（女性，71 岁）：哎呀，怎么说都是那样了，总之就是，我们一人一家（分家），没这么聊的，他跟你聊才行啊，他吃了就上学，讲普通话麻溜得很，叽里呱啦的，我一点都听不懂。

受访者 186 号（女性，74 岁）：有什么好讲的，他那些人不跟你讲话的，孙子孙女更加理你都傻的，回来就玩手机，我看电视。

中国文化中一直有“远亲不如近邻”的观念，在农村地区，挨户相望的邻居，过去生产队的伙伴，平时休闲娱乐的棋友，一同做买卖的摊贩，往往都保持着传统农耕社会的邻里观念，互帮互助，相互照应，所以平时交流会比较多。这也是“互助养老”自主发展的一种体现，将乡土经济、乡土文化和乡村生活有机整合，有益于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改善（杨静慧，2020）。老人与子女尽管有天然的血缘联系，理应交流很多，但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农村的年轻人往往会选择去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由于不在一起居住，所以相互交流自然就少了。老人与孙辈之间，由于有代沟，即使住在一起也不会有太多的交流。

对农村老年人日常与子女、孙辈、邻居朋友的交流情况分别进行调查，结果如下表 8。

表 8：农村老年人与不同对象的交流频率
(Table 8: Frequency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Rural Elderly People and Different Groups)

		与子女交流	与孙辈交流	与邻居朋友交流
很多	人数	41	34	95
	占比	18.6%	15.5%	43.2%
比较多	人数	34	46	73
	占比	15.5%	20.9%	33.2%
一般	人数	47	42	37
	占比	21.4%	19.1%	16.8%
很少	人数	98	98	15
	占比	44.5%	44.5%	6.8%

由上表 8 数据可知：第一，尽管农村老年人与邻居朋友整体交流比较多，但其实也只占老年人的 76% 左右，还有 15% 的老年人很少与邻居朋友交流，他们平时的生活应该是非常孤单寂寞的；第二，有近 45% 的老人很少与子女和孙辈交流，这突显了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老年人与晚辈交流是维系代际亲情、和谐家庭关系的方式，也是老年人倾诉情感的需要，这方面的缺失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极为不利。

（二）农村老年人日常交际的特点

第一，女性比男性与子女交流更多。下表 9 显示农村老年人与子女交流的性别相关性情况。

表 9：农村老年人与子女交流的性别相关性 (Table 9: Gender and Rural Elder-Parent Communication)

题目	名称	性别(%)		总计	χ^2	p
		男	女			
与子女 交流	很多	18 (17.82%)	23 (19.33%)	41 (18.64%)		
	比较多	9 (8.91%)	25 (21.01%)	34 (15.45%)		
	一般	21 (20.79%)	26 (21.85%)	47 (21.36%)	7.904	0.048*
	很少	53 (52.48%)	45 (37.82%)	98 (44.55%)		
总计		101	119	220		

* p<0.05 ** p<0.01

由上表 9 可知：女性老年人与子女聊天“很多”“比较多”两个选项共占所有调查对象的 40%，远超男性老年人的 26%；而男性老年人与子女聊天“很少”的占 53%，远超女性老年人的 38%。性别对老年人与子女交流频率有显著相关性（卡方值=7.904，p=0.048<0.05），女性老年人与子女聊天的频率显著高于男性老年人。这符合女性的性格特征与中国社会的文化特征，女性老年人比男性老年人更容易感到孤独，并且比男性老年人更倾向于与子女倾诉（张雨明，2008），女性老年人在家庭当中依然处在地位低而依附程度高的社会性别之下（王苗苗，2012），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我们调查农村老年人有 72.8%依然操持家务，但其中有超过 60%是女性，在从事家务的过程中自然与晚辈有更多的交流机会。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对女性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是有好处的，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女性老年人的平均寿命为 88.88 岁，而男性老年人的平均寿命只有 75.37 岁，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和女性老年人更愿意进行人际交流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与子女分居导致代际交流减少。

近几十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口流动加剧，由于赡养父母子女或个人发展的需要，农村青壮年往往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后，留守老人在居住方式上逐渐呈现出空巢化和隔代化（杜鹏、丁志宏、李全棉等，2004）。我们调查的农村老年人就有 47.8%是留守在农村，其中多数是因为子女在外地谋生。距离上的隔阂必然会影响老年人与子女的交流，下表 10 就显示数据上的差异。

表 10：农村老年人与子女交流的居住方式相关性
(Table 10: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Communication with Children in Rural Elderly)

题目	名称	居住方式(%)		总计	χ^2	p
		与子女不住一起	与子女住一起			
聊天频率	很多	9(9.47%)	32(25.60%)	41(18.64%)		
	比较多	18(18.95%)	16(12.80%)	34(15.45%)		
	一般	18(18.95%)	29(23.20%)	47(21.36%)	11.8	0.008**
	很少	50(52.63%)	48(38.40%)	98(44.55%)		
总计		95	125	220		

* p<0.05 ** p<0.01

表 10 的数据显示，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与子女聊天频率具有显示相关性 ($p=0.0087 < 0.01$)，住在一起的代际之间聊天比不住在一起的明显多很多。表示“与子女聊天很多”的老年人，与子女住在一起的占 25.6%，而不住在一起的只占 9.47%；而表示“与子女聊天很少”的老年人，52.63%与子女不住在一起，只有 38.4%与子女住在一起。下面是部分老年人在受访时对这个情况的描述。

问：您平时跟子女聊天多吗？

受访者 15 号（女性，67 岁）：他在下边（“下”指的是珠三角发达地区相对于粤北的方位）打工，很少聊天的，他都没怎么打电话回来，在下边佛山打工。

受访者 45 号（女性，63 岁）：不跟他们住一起啊，他们在下边工作，我有手机也不会怎么聊，不会操作，有时候想听听子女的声音都不会打回去。

四、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的困窘

本项调查显示，农村老年人对普通话非常不熟悉，普通话的使用率极低，在常见生活场景中 97%以上的人都使用方言，在普通话交际语境中有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

（一）隔代交流较为困难

隔代交流指老年人与孙辈的交流。隔代交流困难是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中最显著的问题。调查显示，农村老年人表示与孙辈交流“完全没困难”的只占 40%，“稍微有点困难”的占 25.91%，“困难比较大”的占 34.09%，整体看来，与孙辈交流存在困难的老年人占比超过半数。影响隔代交流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语言交流不畅是最重要原因，因“不熟悉普通话”而影响隔代交流的占 58.49%，另外还包括“不理解孙辈的兴趣”（占 25.16%）、“听力不好，听不见”等其他原因（占 16.35%）。语言隔代交流的困难很容易淡漠代际之间的情感联系。

访谈案例一：

79 岁的黎奶奶是黄花镇克岩村的一位留守老人。黎奶奶的儿子和儿媳常年在外，在佛山经营生意，并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当地就读小学。黎奶奶与正在读初中的孙女留在家，相依为命。黎奶奶是文盲，只会说方言，不会说普通话，听普通话也很困难。两个年幼的孙辈在佛山生活和学习，已经习惯了说普通话，已经不太会说粤方言。每年寒暑假回家，即使跟黎奶奶说话也用普通话，也不管黎奶奶是否能听懂。这让黎奶奶既生气又无奈。在接受访谈时表示，孙辈们使用普通话让原本就有限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

在这个案例中，黎奶奶只能听说粤方言，而孙辈已经习惯于说普通话，这导致原本就有限的代际沟通变得更加匮乏，不仅影响了日常沟通，也削弱了代际之间的情感联系。

语言交流的障碍也增加了老年人管教孙辈的难度。农村有很多家庭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往往把儿童留给老人看管，成为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对于这些家庭，老人还需要承担教育孙辈的责任，需要处理孙辈学校的相关事情，例如辅导作业、开家长会等。普通话能力的缺乏无疑增加了这种隔代教育的难度。比如，面对调查“您跟孙辈交流有什么困难吗”，有两位老年人如此回答：

受访者 15 号（72 岁，女性）：他跟我讲白话的，没困难。就是今天晚上叫我去开家长会，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都不晓得听普通话，他父母又不在身边，在下面打工。

受访者 88 号（70 岁，女性）：他几兄弟跟我讲就是讲白话，没有困难，就是他们自己说就说普通话，叽里呱啦的，我就说死了要骗死奶奶了这样搞作（因为奶奶听不懂普通话，所以孙子经常故意普通话，以骗奶奶，躲开管教）。

从访谈情况来看，隔代交流困难的原因主要涉及三方面。第一，部分农村老年人自身普通话能

力低，听说都有困难。第二，学龄儿童把普通话从学校带到了家里。几十年来，国家推普成效非常显著，学龄儿童不仅学会了较为流利的普通话，而且养成了使用普通话的习惯，不管是课内还是课外都愿意说普通话。广州中学生课后与同学交流使用普通话的，在2005年仅占22.7%（唐叶，2006），而2020年则达到了78%（单韵鸣，2020）。儿童把普通话习惯从学校带到了家庭，说明推普的成效，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导致了部分隔代交流的困难。第三，家庭语言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跨省跨区移动定居已经成为常态，即使在农村，特别在珠江三角地区的农村，跨方言的婚姻家庭成为常态，此类婚姻的家庭语言一般都是普通话，孩子一生下来学习的往往就是普通话，年轻的父母一般也不会刻意教孩子说方言。只会说普通话的孩子与只会说方言的老人自然无法顺畅交流。

（二）媒体娱乐受到限制

调查发现，农村老年人的媒体娱乐主要是看电视和看手机短视频，但他们往往会因为听不懂普通话等原因而产生困难和受限。调查发现，农村老年人看电视、看手机短视频等，“完全没困难”的只占33.18%，“稍微有点困难”的占35.91%，“困难比较大”的占30.91%。而听不懂普通话是导致他们产生困难的重要原因，占48.70%，另外，“不明白谈论的问题”占26.96%，“听力或者视力不好”占19.13%，“不会操作”等占5.21%。听不懂普通话导致农村老年人选择媒体时很受限制。我们的调查对象都是粤方言老人，他们看电视往往只能选择珠江频道、香港翡翠频道等粤方言频道，看手机短视频时也只能选择粤方言的内容。应该说，由于特定的地域和经济条件，粤方言老人尚有可供选择的媒体娱乐，而其他诸多方言区的老人基本就没有多少选取方言节目的机会，其媒体娱乐活动也就基本上没有。

访谈案例二：

68岁的陈阿姨在狮山镇横一村经营着一家小卖部，闲暇时喜欢刷手机短视频消遣。然而，当被问及使用手机是否有语言障碍时，陈阿姨的情绪显得有些激动。她坦言，自己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本就难以完全理解手机上的内容，再加上如今大多数电视节目和短视频都使用普通话，而她听不懂普通话，这让她感到既难堪又气愤。

在这个案例中，陈阿姨以前看电视只会选择珠江台、翡翠台等粤方言频道，因为这些节目能让她感到亲切和熟悉。然而，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方言电视台的节目质量逐渐下降，她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看电视了。可如今，手机上的内容又几乎全是普通话，这让她感到无所适从。陈阿姨无奈地表示，无论是电视还是手机，似乎都找不到适合她的，这种被“语言排斥”的感觉让她既失落又无助。陈阿姨的语言生活困窘集中体现了方言使用者在数字化时代面临的挑战，同时方言节目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导致像陈阿姨这样的方言使用者逐渐失去文化归属感。

（三）独自就医面临不便

就医是老年人无法绕开的问题，而独自就医对老村老人来说也是常态。农村老年人留守的情况比较多，子女长年不在身边的情况很多，一旦有伤风病痛就得独自就医。农村老年人就医的场所主要有私人诊所或村医院、乡镇公立医院以及县级以上公立医院。有学者调查显示，广东农村老年人就医的门诊类型，有39.4%选择私人门诊，60%左右会选择乡镇及以上的医院就医（王世斌、申群喜、余风，2009），广东雷州市农村老人，有超过70%会去乡镇及以上的医院看病（谢茵，2022）。一般说来，农村老年人在乡村私人诊所就医不存在语言交流问题，但在正规的乡镇以上医院就医时容易产生交流困难。本项调查显示，农村老年人独自就医时，“完全没困难”的只占37.27%，“稍微有点困难”的占30%，“困难比较大”的占32.73%。独自就医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不熟悉普通话，占74.12%，另外，“不明白所说的问题”占17.06%，“听力或者视力不好”占

8.82%。

访谈案例三：

78岁的王大爷家住九龙镇一个偏远村庄，身体状况与大多数同龄老人相似，平日里小病不断，然而，每次想去正规公立医院看病都面临重重困难。最近的公立医院位于十公里外的镇上，路途遥远且交通不便。但比路远更令人头疼的是语言障碍。王大爷无奈地表示，如今即使是乡镇医院，从门诊到住院部，不少医生都是外地人，差不多一半的人都使用普通话交流，这使王大爷看病时产生很大的心理恐惧。王大爷甚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是有大病得去清远市里看，又没人帮忙听医生的普通话讲什么的话，那我只能‘等死’了。”

在这个案例中，王大爷在就医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语言障碍，使得他无法理解诊断结果、治疗方案甚至用药说明。像王大爷这样的老人，在农村并不是少数，他们只会说方言，不会说甚至也听不懂普通话，在以普通话为主要服务语言的医疗环境中，他们是茫然甚至充满恐惧的。普通话确实已经成为大多数医院的主要交际语言，即使县级医院说方言的也越来越少。有学者调查发现，江苏、安徽、新疆等十一个城市的医疗机构，只有46.9%的医务人员会说当地方言（龚余娟，2015），陕西地区的医护人员，只有40%会说方言（李少康、杜敏，2019）。这表明，医院已经很难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方言服务，一方面是因为医护人员大多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大多不会说本地方言，另一方面，即使是本地医护人员，也因职业学习培训一直使用普通话，在医疗场景中也无法很好地使用方言进行准确表述，所以只能使用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

（四）经济活动中有阻碍

农村老年人在市场、公园、棋牌室等本地人经常活动的场所，一般都使用当地方言，所以没有什么交际困难。但是，部分农村老年人还从事一定的经济活动，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具备一定的普通话交际能力。不少农村老年人会把自己种植而消耗不完的农产品摆到市集售卖，有的老年人会批发一些散装烟草、零食、水果等拿到墟市售卖，有的老年人会在自家楼下开小卖部做点生意，从事这些经济活动都有使用普通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我们调查了86位做小生意的农村老年人，询问是否发生过因语言不通而影响做生意的情况。回答“从没发生过”的只占26.74%，回答“发生过，但很少”的占62.79%，回答“发生过且比较多”的占10.47%，总体看来，做生意的农村老年人，超过70%的人在经济活动中或多或少存在因普通话交流困难而影响生意的情况。

访谈案例四：

67岁的成阿姨家住九龙镇太平村，家里种了不少土特产。九龙镇是珠三角地区较为热门的乡村特色旅游镇，外地游客较多。成阿姨提到，经常有外地顾客来买土特产，问到价格时，她用粤方言回答“三缗，五缗”，顾客完全听不懂，双方只能通过尴尬的笑容和肢体语言尝试沟通。这种语言障碍会影响交易的顺利进行，也可能导致生意流失。成阿姨无奈地表示，“我们这些山上的人说不到普通话的”。面对这一问题，成阿姨的解决办法是依赖会说普通话的邻居进行翻译，将顾客的需求转述给她，再将她的回答传达给顾客。这种方式虽然勉强解决了沟通问题，但也增加了交易的复杂性和时间成本。成阿姨表示，如果没有邻居帮忙翻译，她根本无法完成交易。

上述案例中成阿姨的经历不是个体的困窘，而是许多农村老年人在经济活动中普遍遇到的问题。

五、提升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品质的思考

加强乡村语言文字工作、提升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品质是乡村治理、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升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品质，既需要开展普通话服务，也需要一定的方言服务。

（一）对农村老年人开展有针对性的推普活动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强调，要聚焦农村地区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大幅提高农村普通话水平，助力乡村振兴。2021年教育部等机构联合印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围绕实现巩固拓展推普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出农村地区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始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举措。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其重要性即使在农村也不言自喻，是农民民众获取公共服务、参与社会事务、享受数字生活的关键工具，个体的普通话能力直接影响着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度。对农村老年人开展有针对性的推普服务，帮助他们主动融入新时代的普通话语言生活，减少他们语言生活中的困扰，是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品质的首要工作。社会各界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其中由教育部、团中央组织的“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是目前影响力大、成效好的重要活动。很多地方政府也组织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活动，如2023年10月灵璧县娄庄镇为各村老人开展普通话培训活动，2024年5月温州市瓯海区十里河社区开展中老年普通话培训班，2024年梧州市开展的乡村干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旅游职业技能”培训活动。对农村老年人的推普活动一定要因地制宜、因需而推，如对乡村旅游开发地的老年人，可以有针对性地教他们如何用普通话指路、介绍景点、做小买卖等；对经济水平相对较高、流动人口相对较多地区的老年人，可以结合开展推普与防诈骗相结合的教育活动，还可以结合老年保健养生来推普。

（二）保留必要的方言服务项目

当代中国，方言既具有文化价值，也具有交际价值。方言承载着独特的地方文化记忆，蕴含在农谚俗语中的生活智慧、流传在戏曲歌谣里的乡土情怀、隐藏在亲属称谓间的人伦温情，这些地域文化密码往往需要通过方言才能原汁原味地传递和表达。方言在特定地域、特定群体中的交际价值也不容忽视，可以对普通话进行必要的补充。某些地区与社群在需要通用语言服务的同时，还存在着方言服务的需求（屈哨兵，2012）。对于方言依赖程度较高的农村老年人来说，提供有针对性的方言服务非常迫切。政府部门已经在方言服务上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如广东政务APP“粤省事”的“尊老爱老服务专区”的语音找服务功能支持粤方言搜索；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支持上海话的播报功能；韶关市乳源县结合镇村年纪大的村民听不懂普通话的实际，分别采用不同方言，组织百姓宣讲志愿者录制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宣传教育片；招远市税务局组建了一支“方言服务小分队”为来自各个方言区的纳税人提供个性化服务。未来各部门各领域应当对农村老年人这一群体的方言服务需求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当前快速城镇化与老龄化的双重背景下，农村老龄问题尤其突显，其中语言交际问题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党和政府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需要全面深入调查农村老年人语言生活状况，了解其语言生活中的问题所在，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以助力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晚年生活，这就是本项调查研究的价值和目标所在。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两个一百年’背景下的语言国情调查与语言规划研究”（项目编号：21&ZD289）；国家语委项目“农村空巢老人语言生活问题与为老服务研究”（项目编号：YB145-141）；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随迁老人语言生活状况调查”（项目编号：YY232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单韵鸣（2020）：“基于自然语料的广州人粤语代际差异研究（下）”，《励耘语言学刊》（01）：243-255。
- [Shan Yunming (2020). “A Study on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Cantonese among Guangzhou Natives Based on Natural Corpus (Part 2)”. *Journal of Liyun Linguistics* (01): 243-255.]
- 杜鹏、丁志宏、李全棉、桂江丰（2004）：“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人口研究》（06）：44-52。
- [Du Peng, Ding Zihong, Li Quanmian, Gui Jiangfeng (2004). “The Impact of Rural Children’s Migration on Left-behind Elderly”. *Population Research* (06): 44-52.]
- 龚余娟（2015）：《医疗行业语言服务调查研究》，扬州大学，学位论文。
- [Gong Yujuan (2015). *A Survey on Language Services in the Medical Industry*. Yangzhou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李少康、杜敏（2019）：“医疗行业语言服务中的方言问题研究——以西安为例”，《唐山师范学院学报》41（05）：35-42+89。
- [Li Shaokang, Du Min (2019). “Dialect Issues in Medical Language Services: A Case Study of Xi’an”.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41(05): 35-42+89.]
- 李艳、汪梦尧（2024）：“语言产业视野下老年语言康复产品和服务供需现状与供给对策研究”，《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5（01）：137-149。
- [Li Yan, Wang Mengyao (2024). “Supply and Demand of Elderly Language Rehabilitation Products and Services: A Language Industr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5(01): 137-149.]
- 灵璧县人民政府官网（2023年10月）：“娄庄镇：老年人幸福说出普通话”，检索日期：2025年5月15日，取自：<https://www.lingbi.gov.cn/grassroots/6628191/159764151.html>。
- [Lingbi County People’s Government (2023, October). “Louzhuang Town: Elderly Speak Mandarin Happily”. Retrieved May 15, 2025, from <https://www.lingbi.gov.cn/grassroots/6628191/159764151.html>]
- 刘楚群、黄格炜（2025）：“手机APP适老化语言服务状况调查研究”，《赣南师范大学学报》46（01）:51-58。
- [Liu Chuqun, Huang Gewei (2025). “A Study on Languag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Mobile Apps”. *Journal of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46(01): 51-58.]
- 刘楚群、汤娉婷（2024）：“老年人口语流利性的衰老关联度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1）：73-86。
- [Liu Chuqun, Tang Pingting (2024). “Age-related Decline in Oral Fluency of the Elderly”. *Journal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01):73-86.]
- 刘楚群、朱检秀（2023）：“农村高龄老人口语三大实词产出研究：立足赣州石源村高龄老人的调查”，《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02）:82-95+185。
- [Liu Chuqun, Zhu Jianxiu (2023). “A Study on the Production of Three Major Content Words in Rural Elderly’s Oral Language: Based on a Survey in Shiyuan Village, Ganzhou”.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Research* (02):82-95+185.]
- 刘楚群、夏学胜、肖祎明（2023）：“老年人口语名词产出丰富性的衰老关联度研究”，《中国语言战略》10（01）:149-161。
- [Liu Chuqun, Xia Xuesheng, Xiao Yiming (2023). “Age-related Decline in Noun Richness in Elderly Oral Language”. *Chinese Language Strategy* 10(01):149-161.]
- 瓯海区人民政府官网（2024年5月）：“十里河社区：开展中老年普通话培训班”，检索日期：2025年5月15日，取自：https://www.ouhai.gov.cn/art/2024/5/10/art_1248638_59153776.html。
- [Ouhai District People’s Government (2024, May). “Shilihe Community: Mandarin Training for Middle-aged and Elderly”. Retrieved May 15, 2025, from https://www.ouhai.gov.cn/art/2024/5/10/art_1248638_59153776.html]
- 庞丽华、Scott Rozelle、Alan de Brauw（2003）：“中国农村老人的劳动供给研究”，《经济学（季刊）》（02）：721-730。
- [Pang Lihua, Scott Rozelle, Alan de Brauw (2003). “Labor Supply of Rural Elderly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02): 721-730.]
- 屈哨兵（2012）：“语言服务的概念系统”，《语言文字应用》（01）：44-50。
- [Qu Shaobing (2012). “The Conceptual System of Language Services”. *Applied Linguistics* (01):44-50.]

山东广播电视台闪电新闻客户端官方帐号（2022年3月）：“办税服务新体验招远市税务局组建‘方言服务小分队’为纳税人提供个性化服务”，检索日期：2025年5月15日，取自：<https://www.peopleapp.com/rmharticle/30027340578>。

[Shandong Broadcasting Television Lightning News (2022, March). “New Tax Service Experience: Zhaoyuan Tax Bureau Establishes ‘Dialect Service Team’”. Retrieved May 15, 2025, from <https://www.peopleapp.com/rmharticle/30027340578>]

韶关市人民政府官网（2022年12月）：“乳源掀起党的二十大精神百姓宣讲热潮以文明实践场所为主阵地‘三语’广播‘声’入人心”，检索日期：2025年5月15日，取自：https://www.sg.gov.cn/xw/ztjj/xxgcdedesdjs/content/post_2347996.html

[Shaoguan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2022, December). “Ruyuan Promotes the Spiri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rough ‘Three-language’ Broadcasts”. Retrieved May 15, 2025, from https://www.sg.gov.cn/xw/ztjj/xxgcdedesdjs/content/post_2347996.html]

唐叶（2006）：《广州市中学生语言态度研究》，暨南大学，学位论文。

[Tang Ye (2006). *A Study on Language Attitude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滕延江（2024）：“老年语言服务规划的实施与保障”，《现代语文》（05）：71-78。

[Teng Yanjiang (2024). “Implementation and Safeguards of Elderly Language Service Planning”. *Modern Chinese* (05):71-78.]

王玲（2024）：“城市老年人语言服务问题调查研究”，《语言战略研究》9（04）：12-22。

[Wang Ling (2024). “A Survey on Language Services for Urban Elderly”. *Language Strategy Research*9(04):12-22.]

王苗苗（2012）：《老龄化背景下老年女性养老问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Wang Miaomiao (2012). *Research on Elderly Women’s Pension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Aging*.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王世斌、申群喜、余风（2009）：“农村养老中的代际关系分析——基于广东省25个村的调查”，《社会主义研究》（03）：84-88。

[Wang Shibin, Shen Qunxi, Yu Feng (2009).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Rural Elderly Care: A Survey of 25 Villages in Guangdong”. *Socialist Studies* (03):84-88.]

魏强、苏寒云、吕静、姚健、靳崇胤（2020）：“家庭规模、社会支持、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西北人口》41（05）：106-115。

[Wei Qiang, Su Hanyun, Lü Jing, Yao Jian, Jin Chongyin (2020). “The Impact of Family Size, 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 Statu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 Elderly Women”. *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41(05):106-115.]

梧州市教育局官网（2024年8月）：“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梧州市开展乡村干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旅游职业技能’培训班”，检索日期：2025年5月15日，取自：

<http://jyj.wuzhou.gov.cn/jydt/jyyw/t18873239.shtml>

[Wuzhou Municipal Education Bureau (2024, August). “Promoting National Language to Boost Rural Revitalization: Wuzhou Launches Training for Rural Cadres”. Retrieved May 15, 2025, from <http://jyj.wuzhou.gov.cn/jydt/jyyw/t18873239.shtml>]

伍海霞（2023）：“中国城乡老年空巢家庭及空巢老年人的生存特征——基于200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5（04）：88-99。

[Wu Haixia (2023). “Survival Characteristics of Empty-nest Elderly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Analysis Based on National Census Data (2000-2020)”.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55(04):88-99.]

谢茵（2022）：《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雷州市农村养老模式研究》，广东海洋大学，学位论文。

[Xie Yin (2022). *Research on Rural Elderly Care Models in Leizhou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杨静慧（2020）：“农村老人互助养老意愿及政策启示——基于江苏的实证研究”，《兰州学刊》（04）：188-198。

[Yang Jinghui (2020). “Rural Elderly’s Willingness to Mutual Aid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in Jiangsu”. *Lanzhou Academic Journal* (04):188-198.]

张晓苏、屈哨兵（2024）：“数字经济时代农村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3（03）：123-131。

[Zhang Xiaosu, Qu Shaobing (2024). “Rural Language Life and Servic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3(03):123-131.]

张雨明（2008）：《中国女性老年人的生活现状与需求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Zhang Yuming (2008). *Living Conditions and Needs of Female Elderly in China*.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赵婀娜、吴月（2020年10月13日）：“筑牢国家发展的语言文字基石”，《人民日报》，第12版。

[Zhao Enuo,Wu Yue (2020, October 13). “Strengthening the Linguistic Foundation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eople's Daily*, p.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2021年12月）：“教育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语委关于印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检索日期：2025年5月15日，取自：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8/s7066/202201/t20220106_592708.html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1, December). “Notice on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National Language Popularization and Promo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Retrieved May 15, 2025, from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8/s7066/202201/t20220106_592708.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官网（2021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检索日期：2025年5月15日，取自：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1/30/content_5654985.htm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1, November). “Opinions on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Language Work in the New Era”. Retrieved May 15, 2025, from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1/30/content_5654985.htm]